

佩韋齋文集卷第十一

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父

序

雙蓮圖詩序

隰有荷華鄭詩也而澤陂則以菡萏稱至楚大夫
著為離騷則又有緝芙蓉以為裳之語曰荷曰菡
萏曰芙蓉一也或以喻德或以喻色未始以為瑞
也獨宋元嘉中二蓮同幹生於天泉於是史書之
以為瑞是豈不蔓不枝者其常而同幹者其瑞與



然元嘉以前未之聞焉豈昔者無而元嘉始有之
邪否則昔雖有之史闕而不書也史氏之法祥瑞
必書災異必書使古有之而不書則是不足以爲
瑞也及觀元嘉而後至於今日嘉蓮之茁記於史
見於騷人墨客之詠累：可數則又未始不以爲
瑞也史以爲瑞詩人以爲瑞則謂之瑞也亦宜而
又何疑於右之無而今之有乎歲柔兆閏茂前潮
陽通守湯君亞卿之南園嘉蓮斯茁里人誇艷見
未嘗有始媮奮肆五繪圖而傳視之茲豈偶然之

故哉水陸草木之繁雖非有血氣心知者而一榮
一悴或者人事關焉故君臣和也而同穎之禾出
郡國治也而兩岐之麥秀彼蓮獨不然哉元嘉之
政比於文景天泉之蓮蓋亦和氣交暢之所致也
大而天下次而一國微而一家和致祥垂致異一
而已亞卿乃祖乃父世篤忠蓋置義田闢義塾睦
于宗黨槩而不殊斯又俗情之所難者以是貽謀
固宜後之人蕃衍盛大今亞卿象賢趾美不敢有
越厥志兄弟怡：如也愉：如也其所感應召致

瑞有在矣斯蓮也謂非禎祥可乎余居京口三十
有六年所見達官貴人之家何翅百數兵燹以來
陵替亡幾惟湯氏詩書之澤浚之而益深迨之而
益衰今又和氣交暢以有茲瑞吾意湯氏之興未
艾也昔熙寧中燕國節氏實產嘉蓮已而瓜並蒂
挑並實紫芝秀者三當時秦太虜諸公爭為詩文
張大之若亞卿者其可以無述乎友朋約為歌詩
識其事余拙於詩者故首為之序云

送韓仲文赴安豐序

秦罷侯置守漢因之歷魏晉隋唐以迄於宋其藉
以承流宣化者曰守而已故守之賢否一郡之休
戚繫焉守而賢雖佐理者或貪猥懦弱郡不害其
為治何則守之權專以一故也惟今之制則不然
惡偏私也而欲公其權懼專擅也而欲分其任於
是釐郡之大者曰路次曰散府路設總管府、有
達魯花赤有府尹同知治中府判謂之路官若散
府則闕治中而不置路官之次有經歷知事提控
案牘謂之首領官若散府則虛經歷而不設每視

事路若府官坐正署首領官坐東偏胥史鴈鷺行
立凡獄訟錢穀工役之務無有大小率繇胥史白
之首領官首領官審其可行者行之謂之繫書繫
書畢乃白路之官簇坐傳語更相可否是非議克
合乃定否則曠時累日不敢決一事以故一府之
內得一賢郡未必治而同寮或愿姦易險賢不肖
之異則必有銳喙決吻求以誣理而屈法者一不
勝即竚言以相詆訐相護詢甚者掙衣裂眦嗷呼
歎鳴各以氣勢為勝負朝家患之則又著為令甲

遇路若府官有偏私朋比者聽首領官庭辨之至
再上弗聽則又許疏其事申之部若省然則首領
官雖卑也而權寔與路府官等蓋非如古之牧守
得自專制其境內而長史司馬以下惟奉行守之
命令而已也提控案牘之選庸非重而不輕也哉
京口韓仲文以積勞求仕茲被省檄主案牘于壽
陽將之官友朋憫其以宏才佐小壘而又詘於下
僚各為詩歌勞苦之噫以仲文之才而縻於是職
固可慨也然壽陽於古為六實咎繇所封之地時

苗飲犢之池其止尚湜也東限琅琊西距孟諸南引荆汝之利地方千里境物固不惡况朝家之制凡郡事纖悉皆自首領官而達於守貳是則仲文此行其關係於一郡者誠重也誠不輕也未可謂之不遇也仲文疆志有立且其所交皆名人魁士其於為政講之熟矣今又攷以文藝為事吾見其以文毋害而得譽於時也審矣又何慨焉遂書以送之

送王國華歸東平序

昔孔子高與鄒文李即相善也子高還魯二子別流涕交頤子高曰人豈鹿豕也哉而常同同堂羣聚乎嗟夫子高魯人也吾聖人之後也而其云若子生於魯而學孔氏者也於其別余敢邑不樂以貽鹿豕之譏雖然古之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其竝立則相下而不厭其違離則相顧而不忍舍是豈過為兒女感哉亦必有不能忘情焉者矣余生取友高即深求不知其幾兵燹以來半為鬼錄其或僅存而未化者覩盤螻屈銷聲沉響余惻

焉既而得張子惟敬於揚繼又得子於潤攷古訂
今相與上下其論余甚樂之意一二年業之庶幾
至乎至也去歲惟敬歸歷下子今又歸東平余雖
念子高之言亦惡能無戚然於此况祖行道飲往
來人士靡不與焉而余又以病弗及出亦安得藉
子高以自解雖然余之於子固非燕游一朝之好
也余將竊仁人之號而送子以言可乎津亭折柳
春日載陽嘗試與子俯觀萬類之盛矣根者莢者
芽者甲者舒翹而揚英者皆一氣之春也然其敷

華之茂者必其植根之固而朝榮夕悴者非藤蔓
之托則葩藻之浮者也人之于文也亦然文者華
也彼聖賢者根之以仁義培之以問學又充之以
剛大之氣故其發也大者為六經可以經緯天地
小者亦傳其徒諸垂之於簡冊為後世法若夫徂繼
剽剽求以夸多而閉靡者不過草木榮華之飄風
而已吾子齒新而氣宿貌矐而神澤且謙以自牧
孳孳焉以求不問友為務其于為文辭也宜無難
矣然以余翹之往、絺績之功多而涵養之功少
現

余懼其華之浮而根本之未立也子歸與魯賢士大夫將試以叩之有不以予言為謬者予盍勉之他時幸相遇出所業示余將見其浩乎沛然不止如今日之所觀矣然則是別也余可徒為鄒李之戚而無一言以為子贈乎

尊元白詩序

庚寅之秋余游杭聞葛君元白名於諸友間恨未及識也暇日偕郭元德詣之居近市而湫隘賈胡販僮、往來輜車柴轂填接街陌余意高人勝

士未必處此及既見臞然一儒目光炯、若以風裁自持者余心異之入禧巢去誼囂漸遠間延至閒境左花古竹幽禽嘒、傍墻甃小石為盆池金鱗游泳儵然有濠濮趣蓋不知其在闐闐中也已而啜茗行酒相與論古今事談辭如雲出歌詩數十首匠意體物清麗紆婉風雅之致隱然余因喟然嘆曰元白居塵市之衝而其詩若是孟氏移氣之說然乎否乎龐德公謂趨舍行止人之巢穴各得其棲託而已若然則居未必果移氣也堯夫牧

豎不迹城邑朝夕游乎山林之間思若清矣求一
言之幾乎道貌不可得是果以居論邪抑吾聞元
白兄弟怡然於三閭茅室之下孝友之行著于
御曲是有以帥其氣者矣詩之清也不亦宜乎余
方與元德評論及此而元白以詩徵序曰錄而歸
之

贈京口外醫戚君序

疾子所慎也傳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其慎可知
矣然醫而至於三世縷數之不能得一二於千百

何其難也余家京口三十有九年聚而居者衆故
不能無疾、故不能無醫、之往來乎余門者亦多
矣有一至者踰數年召之則其人已止矣有再至
三至者踰數年過之則其家為他人居矣問其子
孫曰流而為負販也轉而為溝中瘠也間有能世
其業則門戶寂、而為時人之所鄙棄也噫是豈
多行不義安人之危而繳其利者邪抑術之不精
而輕用之者邪抑藥餌之謬而有所謂天刑鬼責
者邪不然何其傳之難也獨外醫戚君余乃見其

祖子孫五世吁亦難矣夫瘍醫惟祝藥副殺之劑而已而癰疽痿痺之疾又非方脈比也凡瘍之作其初如針芒如粟粒人多易之曾未俄頃骨痛腫潰或至於不可療以死又非如他疾之可以歲月治也惟其發之遽骨痛腫潰之亟故世俗之醫往往因之以為利其初作也以毒藥發之待其呼號痛楚然後要之要之而饜其所欲然後徐而治之治之不蚤腐敗塌裂不可厝手則又藉五善七惡之說以自解滔々皆是蓋石獨宣之符當塗之

徐為然也惟君則不然本之以忠信行之以廉慤人有疾求君視療雖風雨暮夜即負藥奔走畧不以須富貴賤異其心亦不責報與否間二歲余夫婦各苦癰君眡之皆不兼旬而愈君嘗曰癰疽譬猶惡人養癰護疽雖古所戒然攻之太急亦必有意外之禍語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治瘍之法也故吾每視斯疾惟砭烙以洩其毒宣導以殺其勢其不獲已則以五毒攻之五藥療之雖不求旦暮之功而疾者良已若夫專以刀七錐鑿鑿

割鍤抉為奇者吾不忍為也君可謂良也矣噫以是心而充之豈惟醫之良以之處己以之處人其有惡而不仁者惡能余毒哉君祖父相傳逮今五世君方積行累功惟日不是吾見其子孫綿衍為時顯人世醫之報殆未足為君羨也君所居有皂莢木二數蔭蒙密下庇千牛殆閱百歲視其樹知其家知其家抑知其人矣非培植之久者能之乎余故樂為之序以彰君之善以勉君之子孫且使其徒慕而效之毋為符為徐而為世人之所指目也

梅南詩藁序

詩契於古難也契於古而傳於今尤難也鍊句鍛辭搜攬腸胃弊精神而憂肌骨顧豈藐無可傳者世降俗薄忌者多與善者少指瑕焉而掩其瑜索瘕焉而滌其垢士生斯世竊、焉幸其詩之傳難乎易乎吾見其難而愈難矣然詩患不古不患不傳如右也不傳何病不傳然後見古而况未必不傳邪梅南陳君其為詩雖不多平澹古雅亦信乎其有可傳者友人張君仲實趙君景高裒金鏤梓

汲、然思有以傳之噫是可以敦薄俗矣而或者
猶病其鮮焉夫任蕭十首翹望江三十首皆託諸
其友自唐世傳至今日詩固不在於多也或者又
曰若然則君之詩盍止於是乎余曰非也君忱心
心學古古學磨礪浸潤極而至於薄夙雅躡屈宋雖累數
百千言皆可傳也詩豈厭於多乎哉余讀君之詩
因有感於張趙二君之義序而申之將以警夫世
之忌而不與善者爾為我謝陳君勉之勉之母負
余之所期而使忌者得以藉口也

送王應夫序

余與王子應夫居相邇情相好也應夫視吾年倍
長以里先輩事之余視應夫季聚問辨孟晉造羣其所
為詩文又皆有法度可喜每忘年交之以故情益
親往來益密難疑答問彼不得而吾得之一日三
來訪謂分教楚棠且有日余甚以離索為憂然亦
以應夫之得仕為喜應夫暨然曰邑雖小聞業儒
者不下百數吾懷空抱虛有旦竊師民之號深懼
夫嘲笑者之不免也子何以教我余曰人之患在

好為人師孟氏固嘗有是言也然世之不好為者
幾希矣今郡邑凡幾學、凡設幾官其以才季選
如子者凡幾人以子之才之學雖舉棠邑之士而
師之吾未見其不可也而子自視欲然則過人遠
矣雖然季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吾子今日之
欲然者知不足者也師於人而未為人之師學於
人而未為人之數則猶未知困者也知不足固能
以自反未知困終不能以自強今請業者進請
益者進扣大扣小與接與構吾子其知所以自強

矣知自強則日就月將晝為宵得皆自此始而又
何患乎書田曰數學半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
習此之謂也余年運而往顛毛種、其不能自強
於學也久矣聞邑有芳草澗者常蕪州所曾游也
今猶有賦野渡無人之句者乎王無功遜六合作
醉鄉記吾夙慕之今復有茲人者乎如有之子飛
書我報吾將囊詩載酒順下風滕行而前矣

龍興祥符戒壇院分韻詩序

明慶宗師虎巖良公清曠文雅一時名公卿皆樂

與之交而余獨未及識也至元辛卯六月余游杭
炎暑重赫旅棧偪仄如甌方鬱々不自憊有蒼頭
持巨軸至曰良宗不約遊戒壇書也余疑与公未
一覲面書何為至於我發函紳紙列風流勝貴且
百人而余亦與為余嘉其未相見情相親也敬諾
之期既至僕痲馬瘡欲往不果公以筍輿速之又
不果越翼日白廷玉來訪盛誇茲集以為地虛曠
堂宇峻潔修竹叢杉葱翠交陰芙蓉濯々清泚香
氣襲人雖紳珮簪錫環列雜坐涼颼時至不知門

外之紅塵赤日也頃為炷薰淪茗設伊蒲淨供楚
徐鳴琴溫老飛灑醉墨皆極天機之妙坐客霑飮
投壺對奕各適其趣又則析少陵已上人茅齋詩
探韻以賦客多詩字少或再韻或三韻雖遲余不
至亦虛下字畀之余益以不得與為憊廷玉復道
公意俾余序其事余因知公之心其空普為礙若
此夫金僂氏之教世久益離痛至于今日雞園弟子
聲生執長聞有談周習孔者輒哆唇瞋目以為詬
病而公獨與賢士大夫游從款密豈非外形骸以

理自勝者哉余棲泊于茲未克一詣招之又不克
一徃宜以心雜見疎而公拳然者願交而不可
得者果容我邪抑愧我也昔惠遠招范甯而甯不
從許淵明飲酒淵明復攢眉以去遠公終不以為
忤其所用心固非吾徒者所能臆度也雖然名人
彦高詞嶮語駿發蹈厲使余挂名其端而不知辭
讓凝塵鼓缶安知鳴玉者不笑於其傍乎重違公
意廷玉又從而督迫之引筆綴詞怩然愧汗覽者
亮之而已

送盛元仁序

京口舊為江淮衝要四方賢士多樂居之德行之
辭粹詞藻之華論議之偉蓋昌黎所謂紛擾而既
多者也余幸以先人之故深之即高之求皆嘗辱
師而友之兵燹以來化為異物者衆笑其或一二
僅存復歸老邑里潛深伏隩聲跡藐不可見獨余
尚縻于茲未能遠引索微言於亂志發孤笑於羣
憂意惟吾元仁三數君子而已而又各以衣食之
故或出或處曠日彌旬乃獲一見已遽別回視

承平時美景良辰肩從齒序登山憩石酣觴賦詩
殆猶夢寐間事欲再夢不可必得也而元仁學日
進文日工名譽日起余又疑其必為有力者奪之
而去幸而烏公之書詞馬幣未至落_洛北余猶得資
以待老聞之友朋乃謂其以太夫人在堂越明日
將歸而就養烏噫何其不預為我告也朋友固天
倫之一熙春寒往太夫人御板輿遠覽舊畿近周
家園吾元仁奉一觴稱千歲壽此人子之至樂也
爾有母遺繫我獨無我方羨慕之不暇吾亦安得

而留之獨惜夫友道日以狹父氣日以萎而吾所
資以待老者一旦去而之千里之外是則余之不
能已者也昔謝太傅中年子親友別輒作數日
惡達人尚爾况余之惟怯澠忍者乎春草碧色春
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吾雖有胃無心者將
不能泊然於斯語矣雖然_聞居績賦元仁肯從便
風示我吾尚能与三數君子盥手發函對風簷而
朗誦也

同知宣慰東明宋公余曩在揚嘗望履幕下別十年矣復會于杭出歌詩數十首及所為文以示余受而卒業因仰而言曰山林草野之士處隱就閑無所用乎世於是刻志若心蒐辭獵句以寫其幽憂抑鬱之思以紓無_夫夙刺怨懟之意乃若公卿大夫以功名事業為己任者驅馳鞅掌日不遑給亦何暇及乎此今也摘竒掇異與騷人墨客較其錙銖非韓愈氏所謂性能而好之者歟至若鏗鏘出眇冲澹和平使讀之者稽首_肯歎嗟不能自己又非

韓愈氏所謂才全而能鉅者歟夫以才之全能之鉅復根於性而好之則公之文固非曲學諛聞者所能闖其藩也余獨于食餅之詩而重有感焉往歲浙右大水民用蕩析鬻妻賣子延視息于須臾間其情重可哀矣朝家憫焉亟發廩振之此正有司所_宜走奉承者跨越半載方且覈戶口排丁徭其得升斗以活者止幾而罄然為溝中瘠者益不知其幾萬人矣而公於一食之微憂民之憂惜但慙懇溢乎言外則其心從可知已詩不必論也

嗚呼使當時任事者其心皆如公之心吾知其皇
、汲、食不下咽又肯稽國家之賜為之躊躇四
顧聽其流離死_止而後已乎此余所以重有感也
近年西浙豪右擅江湖藪澤之利富幾埒國田疇
日以廣溝澮日以堙雨不浹辰又復巨浸官吏熟
視莫敢誰何今歲秋冬之交_其可慮者又不止如
前二歲而已余安得取公之詩為司牧吾民者誦
之捲錦以歸因為之序以俟夫觀民風者擇焉至
元任辰閏月五日

初五日申刻

佩韋齋文集卷第十二

太玉山又俞德



序

送蔣守文序

三山蔣君守文踵門而告余曰吾老矣故鄉之思
日往月來于懷也時暑退合涼颼颼然吾將歷吉
而歸願以一言為我贈余曰遊子悲故鄉古嘗有
是言矣歸燕泣隴豈獨人有是心哉鳥飛而返林
兔走而還窟狐死而首丘物皆然人為甚然人之

勇於歸者蓋鮮也。君青歲出遊，皓首歸里，君誠不
忘父母之邦者矣。陵谷遷變，井邑蕭條，今非異時
比矣。其念君而為東道主者，誰乎？適百里者，宿春
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君距家幾三千里，君之聚
糧，凡幾月乎？川有蒲澤之姦，陸有綠林之暴，其為
君之紀僕者，誰乎？喪亂以來，者舊親戚銷磨畧盡。
某丘某水，孰能從君而指視者乎？忱歸矣。君得無
渡桑乾而思并州者乎？君曰：子之言是也。然吾之
歸已矣。雖道塗險阻，資用之絕，不暇顧也。子試為

之詩，若序足矣。余於是憮然曰：君誠君子人也。題
柱而出，乘駟馬車而歸，棄繻而游，建節行郡，困而
返，其歸誠易也。中世士大夫一不得志，懼無以
誇一時榮，一鄉則棄其丘墓，如棄敝屣。今君年如
是貧如是，而不忍違其鄉如是，則可謂之君子矣。
余年視君，不甚相遠。松楸之感，竹篠之思，亦久其
日，然猶戀、未能舍去。送君之歸，得無顏忸怩而
心不寧者乎？既與之酒，費之錢，又序以贈之，蓋將
以論於君之素所往來者，而抑以自警也。

盛童子遺藁序

余往讀邢氏子秋風辭愛其雄深窈眇神會天出
然以時考之居實曾未冠也天假之年閱之以問
學磨之以世故雖比良遷董兼麗卿雲直易之耳
稟命不融其所成就竟如是而止談者愍焉然猶
幸而蘇黃二老交口稱引故其名聲卒振響於世
是則蚤慧而歿固居實之不幸而其遇二老以昌
其詩抑又居實之大幸也錢唐盛仁熟亦庶幾蚤
慧者未齒齡從海陵陳君登父游登父吾友也每

訪余仁熟輒撰杖屨於其側色夷氣清足踟蹰不
敢縱扣所習詩書古史又手朗誦有異常見余嘗
謂盛氏有子矣逮少長學為古律詩援筆輒就時
有不經人道語年十三病腸結一夕而死嗟乎何
蚤慧而遽歿也昔居實之歿或謂其父有以致之
怨誠傾覆者如仁熟之父則非有號位勢力足以
誰何當世溷跡廛市之間經營什伯怕？惟謹且
不為詭偽浮薄之行天畀以子不旋踵而奪之去
神理固有不容語者矣九齡而失童烏有百萬而

質王悅攸^彼豈子雲茂弘之過哉景星慶雲須臾變
滅沈海之珊瑚韞石之璞玉取以為器其堅久固
往不木石逮也然則蚤慧而歿亦何足深怪邪
雖然居實之歿藉二老而名彰仁熟之詩固未得
為居實比加以數歲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童心
黃吻紛、厭人如是子者乃不幸短命以死則其
父其師亦惡能無戚、於此悼其歿而哀之取其
可傳者而壽之意必擇能言之士足以傳於今而
信於後者登父訪余乃以其詩屬余而為之序噫
余何人哉而能使是子之不泯乎不過明天之命
物者以紓其父之悲以釋其師之憾而以祛天世
俗之惑而已若夫序之而使其詩之不泯當世自
有大手筆如二老在登父其亟圖之庶仁熟之不
死也

李侍郎母夫人慶壽詩序

仕而逮親雖三釜榮也親之不逮重茵而坐列鼎
而食弗榮也信斯言也則凡為人子者必汲、然
為三釜之營可也蓼莪思報昊天罔極傷哉貧也

生無以為養不過啜菽飲水以盡其歡若不足以
為孝矣而聖賢之教則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
孝居上而驕為下而亂在醜而爭雖日用三牲之
養猶為不孝焉是非聖賢之與人異情也三牲之
養固人子之素心苟得之不以道曾不如啜菽飲
水之為樂也而奚狗拘於三釜之營者乎若夫家
溫矣祿厚矣有平反以悅雋母之顏無放肆以貽
嚴媪之慮是蓋天下之巨孝而中庸所謂誠身以
悅親者也三牲云乎哉重茵列鼎云乎哉恒山李

侯以廉平之政趾美世德足以亢其宗矣母氏年
八十視明聽聰畧無老人哀憊之態殆天有以相
之者而侯也惟恐養之弗至斥餘財儲之庫扁曰
奉親俾善計者主其出納凡贏得過當率以備朝
夕之養而家不與焉太夫人唯所意欲左右奉承
唯謹于是季士大夫相率為歌詩慶羨之侯可謂
能榮其親也已雖然幼吾幼必及人之幼老吾老
必及人之老侯方分菟符為二千石為朝家司牧
一郡凡我黎庶熟無父母吾親飫珍鮭之供彼亦

有藜藿之不糝者乎吾親被文繡之華彼亦有緇
布之不完者乎吾親厭絲竹駢羅之奉彼亦有顛
顛困苦呻吟而無告者乎居高廣則思無廬策駿
逸則思無車夫如是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輯
百姓之福以貶吾親之福豈惟富壽康寧太夫人
得兼而有之詵：蘭玉匪伊競秀於階庭問吾意
含飴弄孫之樂無復有踰於此者矣詩曰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蓋言錫類所以為孝也因為之序且
繫以詩曰

蓼：蒿我天：棘薪維父維母鞠育孔仁欲報
之德昊天罔極甘旨之供營豈不朝夕藜藿弗給
菽水盡歡飭身勵行以怡母顏較之列昂彼危
此安顯允李侯孝友具完慊：為人矯：為官
曰有慈母一咲平反一昆二季郁：荆蘭清朝
賀燕紫誥回鸞凡為人子稽首願觀我聞先民
悅親有道反身而誠對越穹顛我侯賦賊改德心
皦：永肩爾心蘇枯澤槁曰維壽母天錫難老
詵：蘭樹靜秀娟好生于階庭慰母懷抱我作

此詩匪諛匪私維侯之頌維侯之規

劉悅心詩序

鳧鷖既醉詠太平也故其辭溫厚而愉懌風降而
黍離雅變而板蕩閔亂亡也故其辭憂思而感傷
其為體雖不同然自文武成康之盛陵夷至於幽
厲之削弱上下世變殆數百年生於太平者固不
覩夫國步之頻蹙而遇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者
亦不知夫鎬京豐洛之盛且大也故為鳧鷖之詩
者彼一時為黍離板蕩諸詩者又一時吾聖人萃

而錄之蓋以明夫治亂盛衰存亡之故設乎彼而
戒乎此者也故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
詩、其可以易言哉劉君仲昂以累將重侯之裔
生長穆陵之朝當是時聖明繼承_繼休養生息年豐
俗阜灑、和寧文物典章魚、雅、仲昂既以得
之見聞者而寓諸歌詠矣德祐元元_元之禍倉皇辟
地顛沛流離仲昂復身履之已而昂祚變遷金谷
銅駝莽然荆棘仲昂又一寓於詩以摠其憤惋抑
鬱之思然則仲昂其深於詩矣乎夫詠太平也而

不過於諛閔亂心也而不流於激以一人之作而風雅之正變具焉是豈區々世俗之所謂詩者獨惜其溫厚愉懌之辭一轉而為憂思為感傷迄不得^以薦郊廟於隆平垂典冊於久遠是則為仲昂之不遇也雖然仲昂方將攜琴書講道紫陽之下紫陽吾文公闕里也輔頰遺唾杖屐故跡迥者式之仲昂日游其地日與其徒誦其詩讀其書論說辨難貫穿統壹使往聖之絕學有繼而前哲之微言不泯是正吾仲昂事所謂薦聲詩^於郊廟者抑又其餘也詩惡足以盡吾仲昂之學乎序而申之姑以寓我倦々期望之意云爾

說

雜草說

居室之西有隙地衡從數十武老梅穉竹攢立叢倚間移花卉雜焉趣雖未就暇之日杖履或可往來也積雨霽余攜壺造之蓴薈菘芥葶苳第蔚衆芳列植咸受蕪穢譬如善人君子不幸與儉壬錯處而彼反得以勝之余愍焉亟呼畦丁荷鋤而理

且戒之曰芟夷之蘊崇之絕其本根吾將勞汝踰
辰浹往視則菽、然復茁矣余怒曰爾何慢余戒
也鋤者曰嘻是稗草也其植根固其敷蔓滋未易
以人力去也余益怒有老圃睨而笑曰是非彼之
罪也去衆草易去稗草實難子非學圃者固宜為
彼之咎也且子亦何惡於稗而必去之往古來今
君子小人常相半於天下亦猶天之生是物也子
亦能盡小人之類而去之乎故以堯為君而有共
皞皞以舜為君而有苗頑以湯武為君而有桀桀用

比皆此類也彼聖人者雖誅之殛之化之懷之而
能絕之乎况真淳久散澆偽日滋偽之稗以詩書
發家家官之稗以法令濟貪釋老之稗以談空覈玄
恣欲工以竒技淫巧稗其業賈以抵巇射利稗其
心子不彼之務去而顧規、然用力於荒畦間吁
亦惑矣余曰子之言是也然人之稗彼有位者能
去之草之稗吾有力則能去之吾將勉其所可能
者而不疆其所不可能者此吾所以為能也雖然
小人猶稗也小人之難去固甚於稗之難去也堯

舜禹湯文武不作彼小人之貫盈惡稔者天其不
殪之乎吾力雖勦彼稗之根連蔓衍者隕霜其不
殺之乎老圃笑曰條風至勾萌達吾將復詣子評
之余無以對於其去三歎而飲之酒

左近仁字說

東平左氏子持咫牘詣余曰吾名近仁里先輩以
毅夫字之吾惡其俗也先生其為我易之余曰父
之於子名之可也同官之於僚同姓之於昆弟同
門之於友朋字之可也余於子僅一再覲面而敢

字子乎字之且不敢而敢名之乎且子之名之字
亦未嘗俗也辭愈堅請愈力余又曰仁者萬善之
元也而剛毅木訥聖人固以為近仁者也惡乎俗
古人命名義雖有五然泰顛閔天不以顛天而為
嫌石惡陳逆不以惡逆而皆為諱展禽以禽名解
狐以狐名其俗甚矣而皆聞人也趙堯李舜名非
不嘉而人不以為美稱苗晉卿名子率同古帝王
之名而讒夫幾得以覆其族名豈有俗不俗哉吾
子取仁以為名取毅以為字吾見其美也未見其

俗也抑吾聞之名成乎禮字依乎名有曰其名之美而抑之者有因其質之偏而矯之者吾子之名信美矣然毅者果敢有為之謂毅雖近仁也天地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方之學者固不患其不毅也吾子氣剛而貌嚴瞻視察且年甚少更歷未甚深余謂非果毅之難深恐強怒之不易請以仲怒易其字可乎孟子曰疆怒而行求仁莫近焉天生人均有是性亦均有是仁其所以殘忍忮刻靡所不至者不怒之心害之也怒者仁之端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語之所謂怒也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記之所謂怒也是怒也即所以為仁也人能克夫怒人之心則反薄而歸厚以已而體物天地之塞吾其體也天地之帥吾其性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然則以仲怒字子固將矯子之偏而歸之全者也語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怒乎請因以為贈

李御史二子名字說

御史太原李君見其二子曰知子莫若父吾之二

子長也剛吾懼其過於猛次也柔吾懼其過於懦
今將改所以命使之顧名思義以矯其氣質之偏
而全其性行之粹子盍為我命之余曰剛美德也
其過也則為猛為隘為彊梁故必潛之書曰沉潛
剛克矯其過也請命曰潛以元昭字之潛而昭理
也柔亦美德也其過也則為懦為無斷為邪佞故
必有立焉則善矣書曰柔而立亦矯其過也然非
有浩然之氣者不能立請命曰浩以元直字之直
所以養是氣也剛而潛柔而立此所謂善反之而

天地之性存焉者也雖然父之教子未嘗不欲其
賢子承父之教每不能以皆賢昔者伯魯無恤之
事是也潛也浩也繼自今孳、問學矯其偏而歸
之全防其過而止於善他時吾從御史游相與上
下其論使吾如韓退之在汴得交李生賢父子間
可也不然吾將有辭於子矣

張聖瑞字說

張子謂余曰夢麟始生之夕先君子夢青地蜿壇
於襟袖間故以夢麟命之歲癸酉夢麟求試有司

列家世氏名于淮閩之晉史訛麟為麟非先君子所命也夢麟懼亟以告于淮東漕使郭公於先君為外兄弟喜而謂夢麟曰麟瑞物也子何疑焉盍敬易之吾將以諭于而父而父尚無責也夢麟再拜謝既而叨預計偕登夢麟之名于天府先君喜於是請于先師以君瑞字之蓋亦識郭公語也嘗試以語友朋皆以為可或曰是嘗有姓同而字不異者裨官譏焉盍改諸夢麟往來于懷也久子於夢麟忘年交也請是而正之夢麟將以告于

廟余曰麟之為瑞昭々也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其位麟為聖人出也不然則與常蟲凡獸亦何以異是則麟者聖世之瑞也余請以聖字子可乎吾子信厚而文規行矩步慎交而擇友不詭隨不伎刻信乎其麟之似矣矧子之外舅挈山陽歸今職方氏使吾子乘時微利其於高爵厚祿猶探囊而取之乃今居窮處約歎歌古人日以詩書圖史自樂則其為麟又可知已字以聖瑞於子抑又何忤雖然徃而必復者天之道窮而必通者理之常

吾子忱能體麟之含仁而懷義知麟之瑞聖而識
時深培固養不輕售以汙其德而辱其身他時聞
有遭遇休明使天下復見閔睢麟趾之化者非子
也邪張子偃然退避余曰麟哉麟哉其終於不遇
哉因書以贈

義貓說

俞子之居貓之孳乳者三狸而黑者緣墻越屋人
竊之夜擊缶呼莫能得遺二子鳴、箱毯間瑤珊
斃憐如有望而弗至余甚憐之忽欄斑類虎文者

即而視悲鳴顧眙銜其一與己之子俱已復如之
煦姬舖乳惟均惟一其白質黑章者感焉亦銜其
子就之出入相覆迄于成更相母子見者莫之能
辨吁亦異矣夫天地之間至貴者人至賤者物至
有識者人至無知者物彼貓之為物抑又忍而妬
者也徃歲里人飼猫每產子輒親啗之余聞之嘗
掩耳弗忍聽及讀韓愈氏文說二猫相乳因疑而
未之信及今乃親見之豈物之性亦有具人之性
者歟然而天布斗粟之謠既形於漢然其煮豆叔

李之世往、有之是何人而反不歎若也兵燹十年東南黔首半為魚肉一二寡妻穉子依草木幸存者兄弟親戚視之不翅路人飢寒困苦若藐然不之顧室廬田園間猶有餘者至設陷奪而有之抑又何心哉昔李義府柔而害物史擬之以貓今視斯貓殆有類於世之所謂急義者而豈義府比邪吾固為之說使覽者或有愧焉是亦禪風教之一也

祭文

祭兩浙運使閑邪李公文

嗚呼人之云亡詩人孔悲所謂伊人流俗豈知不負天子不負所學有人若斯天民先覺上蠹吾國下螫吾民雖死萬、奚足稱人吁嗟我公冰清玉潔踐馭四紀險夷一轍我誦所聞更僕靡終姑以目擊印于至公東南斥鹵紆邊裕國公將浙漕姦弊攸革昔者兇豎溪壑無厭民怨入骨貪叨尚饒自公泣止蠲苛除燒牢盤日增積雪皓、彼兇之暴膏血是腴獲一冒禁株連根連公之賦政仁恕

平直有犯者懲無辜者釋二浙之民謂公父兄庶
幾憇遺以輔太平康莊未窮濛汜已迫公雖歸全
民實彌躋我昔聞公歷事三朝廉不言貧勤不憚
勞逮于混一宅牧南土暴傲是鋤鰥廢是撫忠于
而國孝于而家端介有守悃悃無華恨我與公相
見之晚發潛聞幽意深語淺嗚呼我實么麼跡與
世踈公獨我知薦我公車匪我求公公實知我以
我之迂何施而可杜門掃軌著書立言庶規不朽
慰公九原靈車遠邁丹旌旆翻舉束芻祖道有淚如

雨

代祭祖龔常卿文

嗚呼大父常卿葬以戊午既越十年乃葬祖母衙
石門雲覆五州原起乘來止樂哉斯丘乙亥季春
倏遭大故兵刃隳突無骸不露維我祖隴既固既
安亦罹斯酷摧我肺肝時方艱虞倉皇掩骼抔土
之恨籲天罔極惟我先父晝惕夜兢政卜未遂賈
志九京筑孤尊實承先志苦苦塊荒迷罔敢失墜
今此仲冬奉袞父靈祖塋未葺局脊靡寧爰卜翼

日祇告于墓敬遷祖妣及骨隣祔夷衾孔好玄堂
暫開竟其歸來以慰我哀

代祭叔龔朝奉文

嗚呼某以險釁夙遭閔凶生甫十歲父歿異封撫
我育我曰惟仲父時異事殊雖煦莫嫗筑子立
至于成人室弊風雨田荒棘榛考室弗構父苗弗
獲每一念至亂我心曲蘇臺留滯轉燭半年豈不
懷歸庶復舊氈夫何驛訃報以永訣歿不憑棺推
心傷骨嗚呼叔父神怡氣清脫屣富貴冥心死生

臨絕之言具嚴簡牘謂某克家實覲面目嗟嗟孳
子心慮困衡猶恐弗紹以忝所生况茲門緒日就
頽靡某之孱懦胡能振起祖考之德仲父之功庶
其相之以亢我宗

佩韋齋文集卷第十二
八月初五日申刻校